

“意外”范畴中的副词化*

陈振宇¹、杜克华²、石岩³

(1、3: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 国家开放大学(成都))

“意外”(mirativity)范畴,研究“出乎意料”的信息所引起的说话人的情绪反映,它是“感叹”范畴的一个子系统。根据我们的考察,至少对汉语来说,副词化形式(adverbialized form)与感叹语(语气词与叹词)是两种最重要的意外表达形式,它们是开放的类,数量众多,并有很多不同的小类,尤其是前者,似乎不断地有着新的形式加入进去,不断地丰富着意外范畴的库藏形式。其他如特殊的疑问代词、特殊的谓词或小句标记、小品词、韵律模式(如句末升调)等,一般都是封闭的类。

1. “意外”意义的副词化

副词化指将原来的两个谓词中的一个保留为小句谓词,而将另一个谓词变为在句法上从属于小句的成分。被副词化的成分,在语义上不是该小句谓词的论元,而是对小句进行修饰、说明等附带功能,并使小句的语义框架更为具体化的附加性成分。广义的副词化包括话语标记化、动词名词形容词做状语、助动词化、狭义的副词化及词缀化等多个方面。(陈振宇、李双剑 2016)

根据AksuKoc and Slobin (1986)对土耳其语词缀-miş的研究,DeLancey (1997)、(2001)对土耳其语、松瓦语、韩语等的研究,表示意外的句子层面的词缀、语缀、副词及话语标记等大多是副词化的产物。如下面车臣语的例子,是用一个附着在谓语核心上的词缀-q来表示意外的,而这种词缀是最深的一种副词化形式:(引自Molochieva 2007)

(1) Zaara j-iena-q.

人名 J-来|完成-意外 (Zara已经来了。说话人没想到Zara会来)

1. 1 言说动词的副词化

Matthews (1998)指出粤语的句末语气词“wo3”可以表示“意外”,而根据赵元任(Chao 1947),这个语气词实际是“话+啊”复合的结果。Chang (1998)研究台湾闽南语的“讲”,认为它表出乎意料的信息,表达说话人“吃惊”的语气。Chappell (2008: 49)总结了语法化了的言说动词所具有的十二种功能,其中一种就是意外范畴标记。陶寰、李佳樑(2009)研究新派上海话的句末“伊讲”,认为它表示“未料”的语气。王健(2013)广泛地对比了汉语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以下是他举的例句:

(2) a. 恁你叫啥话道一日到夜勒海白相游戏(你竟然一天到晚在玩游戏)(吴语常熟话)

b. 我叫啥体育弗及格(我竟然体育不及格)(吴语苏州话)

c. 我电话打打过去,伊勒底搓麻将话(我打电话过去,他竟然在打麻将)(吴语富阳话)

d. 今朝既没欢喜个裙子就勿去了伊讲(今天没有喜欢的裙子竟然就不去了)伊讲伊讲(他竟然说他笨)(吴语上海话)

e. 天气预报话今朝落雨个,倒话一滴雨也勒落话(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的,竟然一滴雨也没有下。)(吴语海门话)

f. 一晌晌工夫,介难一道题目得伊做出勒话(一会儿的功夫,这么难的一道题目他

*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批准号: 12AYY001)的阶段成果。

竟然做出来了) (吴语宁波话)

g. 黑人 in 他们 **讲** 两翁仔某拢斗阵来买菜 ho (黑人(人名)他们竟然两夫妻一起来买菜) 哇! **讲** 真正有影变一条港, 成条大港就着, 对山顶起哩安呢哇! (竟然真的变成一条河, 太大了嘛! 就那么往山上去) A: 他把垃圾倒在你家门口。B: **说** 有这种人啦! (台湾闽南语)

h. 阿 B 仔想拍拖 **噏(话+啊)** (阿 B 仔想谈恋爱) (阿 B 想找女朋友了) (香港粤语)

可以看到这一副词化进程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

1) “言说动词”仍是动词, 表示言说义, 后面的成分是它的引语从句。这还包括以下三种特殊情况, 一是与言说动词搭配的还有宾语“…话/勒话”, 引语是它的定语从句; 也有宾语用疑问代词的, 如苏州话“叫啥”, 引语是其补足语从句; 也有引语在言说动词之前, 如上海话“伊讲”, 从而表示追补所说消息的来源。

2) 整个句子从以下两个方面获得惊讶意义: 一是“言说动词”表示事件是“非亲历”的, 由不确知到未料想, 从而表示惊讶。根据 Aikhenvald (2004: 195) 的考察, 表示亲历的或者亲眼所见的“传信范畴”很难发展出“意外范畴”的意思, 而表示“非亲历

(non-firsthand)”、“推知 (inferred evidential)”和“引述 (reported evidential)”的“传信范畴”比较容易发展成为“意外范畴”。二是从疑问代词“啥”的强化疑问功能得到惊讶意义, 问事物“什么”义与情景方式的“怎么/怎样”义 wh 词, 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具有惊讶的语用色彩 (参看陈振宇、杜克华 2015)。在这一阶段, 意外是整个句子的语用功能, 而且是可以取消的。

3) 当上述形式进一步语法化之后, 就从主句形式“崩塌” (collapse), 变为副词性的成分, 并更多地专用于表示意外。主句崩塌有多种形式, 也有不同的程度。根据王健 (2013) 的统计, 我们认为其中常熟话的“叫啥、话道、话啥、叫啥话道”、富阳话的“总话、话”、台湾闽南语的“讲”是最浅的, 它可以出现在句首、主谓之间、句末, 韵律上也相对独立, 它们可以视为“话语标记”或“插入语”; 而上海话的“伊讲”、海门话的“话”, 粤语的“噏”语法化程度最高, 只能出现在句末, 并与汉语其他句末成分一样, 似乎已向语气词化 (语缀) 进一步发展了; 其他成分则居于其间, 基本上可以看成狭义的副词。

王健 (2013) 还认为, 句末是这种语法化加深的“优势位置”, 比如上海话“伊讲”处于句末不再保持单字调, 读作 [iŋ kɑŋ]。台湾闽南语的“讲”出现在句末时也要读为高平调。在常熟话中, “话道”、“叫啥”和“话啥”出现在句末, 只表示“出乎意料”, 同时在语流中都相对较轻, 时长较短, 节奏较快。

1. 2 认识动词的副词化

“认识动词”语法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人我对立”的反同盟语用立场。立场 (stance) 范畴表示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的社会和语用属性, 与语法研究关系最大的是评价

(evaluation)、位置 (position) 和同盟 (alignment) 的“立场三角” (the stance triangle, 参看 John Du Bois 2007) 关系。

“评价”指围绕一个客体, 说话者在描述中赋予它具有主观性的特定性质或价值。“位置”包括两种情况, 其一为基于情感量度 (affective scale) 选择位置 (例如“喜欢”与“不喜欢”), 其二则基于认识量度 (epistemic scale), 例如“知道”与“不知道”), 统辖情感立场 (affective stance) 与认识立场 (epistemic stance) 的一般概念便是定位立场。“同盟”指两种立场和两个立场采取者之间的关系, 即言说主体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同盟关系表明说话者站在听话者同一立场, 而反同盟则标志说话者站在听话者的对立面。

人们交往的一般性原则, 是会话双方应尽可能地建构同盟关系。但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语境与不同的文化对此有不同的策略。在成都话中, 反同盟关系往往是口语交际中的常态, 不论是真的与对方辩驳, 还是半真半假的亲昵表现。在此语境中, 有一种常见的语用方式: 间接推测, 即说话者根据有关情况, 推测出他人的认识。它与一般的推测 (直接推测) 的区

别如下：（杜克华、陈振宇 2015）^①

1、一般（直接）推测：说话者认为[事情应该是 X]

2、间接推测：说话者认为[某个他人认为[事情应该是 X]]

间接推测中，说话者其实与 X 并无直接的关系，X 是他人的认识。这个“他人”一般是对方即听者，也可能是第三者。一组著名的传信标记“（你/他/她）以为/觉得/想”，就是表示间接推测意义，如：

（3） 你以为他喜欢你！你以为他喜欢你吗？你以为他喜欢你啊！你以为他喜欢你吧！

他以为自己很不错！他以为自己很不错吗？他以为自己很不错啊！

这一构式严格排斥第一人称。间接推测并不仅仅表示信息传递，它常常会触发朝向“意外”的语用迁移：

1、说话者认为自己与他人是隔开的，是对立的。（反同盟立场）

2、说话者既认为“他人认为是 X”，那么 X 这一认识就一定是说话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句子有意外意义。

3、如果仅是弱意外，则说话人预向于向他人证实，表示揣测问；如果是强意外，则说话人是预向于认为他人认识错了，表示语用否定，即“实际上不是 X”或“不应该是 X”。

成都话中所谓的否定或揣测问“嗦”“哇”字句大都可以补出“（P）以为”，其中 P 可以是对方，也可以是第三者，可以是大家（但绝不包括“我”），如下例所示。由于“哇”是弱意外表达式，所以“哇”字句更倾向揣测问，而“嗦”是强意外表达式，所以“嗦”字句更倾向语用否定：

（4） 他们以为参加论坛的代表就不是人了嗦！/哇？

你以为你喊亲就亲嗦！/哇？

在实际语料中，间接推测的例句，也大多可以补出“（P）以为”，下面的例子加上了上下文，这一意义更是十分明显，很容易看出来：

（5） 咋个^{怎么}来就给建哥^{骚乱}说呢，我们两个这样子叫猥琐嗦？（《声》）

（6） “爬爬爬，老子要过来，在哪？我还怕你嗦？”（《上》）

（7） 三娃听得鬼火冒：“食色性也，老子瘾大，不可以嗦？”（《有》）

例（5）中指原来“你以为我和我的搭档长得猥琐”，例（6）指说话者发现原来“你为我还怕你”，例（7）指原来“你以为不可以”。在这些例子中，语用否定还导致了对对方的责备语气。

除此之外，在成都话中，间接推测还有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等于”。“等于”本是一个判断动词，意同于“是”，它与动词性短语“等于说”功能一样（这二者谁先谁后尚不清楚，而且这个“说”不是言说义，而是表认识）。当它们处于句首位置（前面可以有主题、时间等少数成分）或主谓之间时，会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和词汇化。

首先是用在前后两个 X、Y 事件之中，表示对它们的等同、因果、条件等逻辑关系的判断，结构式为“X 等于（说）Y”，例如：

（8） 学习不好，等于（说）他们妈老汉没有教好。（网络语料）

徐炽喜（2008）曾对普通话中表示等同、因果、条件、假设及其地相关逻辑语义范畴的“等于说”做了描写，与上面成都话的例子完全一样。^②

其次，在成都话口语中，它形成“等于 X”逻辑结构，表示 X 的内容是说话者的间接推测，如下面中用了“等于”，意为说话者认为“你”的态度是“我说你们卖淫你还不承认”或“你准备跟她结婚”：

（9） 你还想咋子^{做什么}呢？等于我说你们卖淫你还不承认，老子是抓了你们两个的现行当场抓住^{当场抓住}哈。（《上》）

（10） 你想清楚哦！！睡了一晚上就算了，等于你还准备跟她结婚？准备跟她动真感

情？（《上》）

这样用的“等于”在成都话中不但起间接推测作用，而且一定用于反同盟语境，因此一定表示说话者对这一推测感到意外，并常常导致对X的真值或合理性的否定。上述两例中，说话者都表达了对对方的强烈不满与责骂。下面都是真实语料中的例句，也大都带有“强烈的责备”语义。

（11）第二天中午，何胖娃儿开车来接我，我说把我的车子开到，免得回来的时候不方便，他说不用，“我已经喊他们那边把现车都准备好了，你只需要把卡带到就是了”。我RNM^[粗话“日你妈”]，等于不买不行了，东西太烫了，那个铺子他有股份嗦？（《声》）

（12）成都话是最正宗的四川话三！等于（说）这个还有疑问？（网络语料）

（13）等于你喊过来就过来？老子偏不理你。（《上》）

这种责备语义有时是带有调侃的意味的：

（14）啥子呢？8、90万，你疯了嗦，老瓜娃子，买那么贵的捞球^{干什么}哦，等于8、90万的就不是四个滚滚儿一个壳壳了哇？你钱用不完了嗦，拿来我帮你烧三。（《声》）

少数“等于”例句中的“不应该如此”意思，其实就是一种调侃，如下例是调侃对方，说话者在开玩笑说对方一直催促自己喝酒是因为对方看自己口干：

（15）粉嫩胖头陀又把杯子举起来要我敬我，我说“咋子^{做什么}哦？老子^我这儿都连到^{接连}扯^喝了三杯了，等于你们看老子摆故事摆得口干了哇，紧到^{一直催促}喊老子喝，来哦，一起整！”（《声》）

X可以是指某些人（不一定是听话者）的认识、意图，如下面的“成都是全方面受歧视了”，就是指说话人所推测的某一方（刚才那个帖子，而不是听话者）的传言或谣言：

（16）甲：刚才看个帖子搞不懂了，现在等于（说）成都是全方面受歧视了？（网络语料）

在成都话中，这一功能的“等于”，大量地与句尾语气词“嗦”共现，如：

（17）过了你妈半个小时，何胖娃才按起来，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妈哟，等于这个批^[粗话]娃娃给我两个一样，都是中午才起床的嗦？（《声》）

（18）吃饭的时候，我问李晶磊，我说“李老师，你不是说换车就可以换命格得嘛，等于你给我换的命格就是打架割孽^{吵架}的命格嗦？”（《声》）

（19）销售顾问是个帅哥，真的有点帅，我一个爆眼子老头儿都说帅肯定不是喝^骗你的，瓜婆娘架势^{一直}给我眨眼睛，意思喊我看帅哥，我心头想“你涝到了^{得到好处了}嗦，你看球你的嘛，喊我看啥子，等于我看了他，我就变成他了嗦？”。（《声》）

下面一句说话者本来说的是一个否定句，意为“你们这儿又不可以洗脚^[注：一种娱乐]，（所以我当然是来看车买车的了）”，但保安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正儿八经地回答能否洗脚的问题。这一点表明在作者的眼里，保安有可能是外地的打工者，或者头脑不正常的人，因此才会不理解成都话中的这一含义：

（20）保安[qio1]了我一眼，说“师傅！看车哇？”，老子觉得很搞笑，我不看车来这儿咋子？我问他“等于你们这儿还可以洗脚嗦？”。保安把烟弄到耳朵上夹起，很正儿八经的给我说“我们这儿倒是不能洗脚，新进程大众那边那个4S就可以洗脚，只要你在他们那儿做保养就可以洗脚！”。（《声》）

同理，“等于……嗦”也有调侃用法，如下例，似乎含有一个意思“我们享受同学待遇是不合理的、超常的”：

（21）“同学？！”我觉得好笑，我这个批样子，老geigei^{很老的样子}的了，脸上的皱皱都可以HAO^摸一把下来炒盘菜了，还有人喊我同学，RNM^[粗话“日你妈”]哦，都毕业十多年了，今天等于说我们也来享受一盘同学的待遇嗦，安逸，这两个字还是受用，我心头的火一哈^下就不晓得哪儿切^去了，站起来把球抱到，问那个娃娃“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同学啊？”（《声》）

徐炽喜（2008）提到了普通话中极少数“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的例子，如：

（22）她正色道：“想想看，你是一个会唱歌又会跳舞的木乃伊。”“你说得我也恐怖起来了。”他耸耸肩膀，“你等于说我是个行尸走肉，你骂人的本领真高。”（徐炽喜 2008 例）

徐说，这一例含有主观的谴责抱怨的情绪，就是本文所说反同盟语用原则的体现。不过，在普通话中“等于说”并未完全演化出意外推测标记的功能，只有极少的特例，是修辞用法。而在成都话中，表示信源的“你”或他人已经基本上不出现，“等于说”也很少用，一般是用“等于”，“等于”也轻读、快读，绝不能做句子焦点，而且由于总是带有负面的语气色彩，即“等于 X”的 X 对说话者来说，基本上都是消极或反对的事为主（有少数事件的褒贬性质无法判定），所以它实际上已副词化为一个评价或语气副词了。

表 1 成都话“等于”的功能分布情况

	判断 X (,) 等于 Y	意外+间接推测 等于 X (嗦)	合计
《小》	2	0	2
《幸》	1	0	1
《有》	9	0	9
《上》	2	4	6
《声》	3	11	14
合计	17 (53.1%)	15 (46.9%)	32

从表中可以看到，越是“粗俗”的语料，如《上》、《声》两本小说中，“等于”的这种新用法越为显著，并压倒性地超过了其判断用法。

2. 从汉语副词看“意外”与“反预期”的区别

2. 1 汉语意外副词的研究以及问题的提出

张谊生(2000)把语气副词所表示的情态分为十个方面，其中表示意外的副词主要有“竟、偏、竟然、竟至、居然、偏偏、偏生”等等。苗浴光（2006）、丁雪妮（2005）和刘慧（2010）等全面系统地关注了意外副词的范围、句法位置、在各种句式与句类中的分布、语用功能与机制，以及副词的连用顺序、近义副词的区别等。下面主要讨论一个问题：

苗浴光（2006）首先讨论了意外副词在疑问句中的表现：意外副词可出现在特指问、有倾向的是非问和反问句中，而一般不出现在选择问、中性是非问和正反问中。因为意外必须针对一个命题，所以问句中必须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确定的命题才能用意外副词。从这一点看，意外与中性询问似乎在逻辑上就是不相容的。刘慧（2010）也有几乎一样的表述，但指出用于特指问时，常与“为什么”、“为何”、“怎么”等表追究原因、方式的疑问代词连用。

陈振宇、杜克华（2015）提出了“意外三角”理论，从各种语言的大量语例中总结出由“意外”导致的语用迁移的类型。其中有一条是：

疑问+[特征]意外→[主]语用否定+[次]说话者指向感叹

这是说一旦在疑问句中出现了意外特征（可由副词、韵律、语气词等各种方式引入意外特征），则句子的功能就会迁移，表为表达语用否定为主，表达说话者因受刺激而情绪高企的感叹为辅的句子，这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反问句”。

这一原理有各种语料的验证，如俄语中表示惊讶的强化词 *razve*，马达加斯加语中性疑问词 *ve* 元音改变为 *va*，维吾尔语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 *-mu* 与紧跟其后表示惊讶的 *-a* 合并为 *-ma*，还要加上特别的重音配置等，都导致了这一向反问句的语用迁移。那么很显然，一旦疑问句中加上表示意外的副词，则它也将成为反问句。

学界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研究，称为“反预期”(counter expectation)，汉语反预期研究起步早，涉及面广，成果也很大。既然“反预期”范畴与“意外”范畴都研究与说话者预期相反这一主观意义，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将上述公式中的“意外”改为“反预期”？

2. 2 从反预期副词到意外副词

陈振宇、杜克华（2015）对两个范畴做了细致的区别。我们认为，“意外副词”与“反预期副词”不但不同，而且是本质上的差异。意外强调的是与说话者预期相反，更强调说话者自己的惊讶感受，而反预期范畴中的“反预期”则未必仅仅如此，它还有其他功能。下面以三个典型的具有“反预期意义”的副词为例。（石岩统计）

表 2 “竟然”在疑问句中的用例分布

	“为什么”等 特指问	“几个”等 特指问	独用的“怎么”、 “什么”	“是否”等 正反问	无其他标记	总计	百分比
X 真值 否定	-	9	-	-	-	9	0.06
X 合理性 否定	26	-	9	-	111	146	0.9
询问	6	-	-	2	-	8	0.04
总计	32	9	9	2	111	163	1

表 3 “反而”在疑问句中的用例分布

	“(岂) 不……吗”	“怎么、为什么难 道”等特指问	“谁、哪个”等 特指问	“是否”等 正反问	无其他标记	总计	百分比
X 真值性否 定	15	8	9	14	5	51	0.2
X 合理性否 定	-	35	-	-	33	68	0.27
询问	-	102	-	21	-	131	0.53
总计	15	153	9	35	38	250	1

表 4 “甚至”在疑问句中的用例分布

	不(是)…… (吗)？	“何 必”等	“为什 么(不)”等	“是否 ”等正反 问	“是……还 是……”等选择 问	无其他 标记	总计	百分比
X 真值否定	21	26	10	11	10	4	82	0.33
X 合理性否 定	-	17	7	-	-	8	32	0.13
询问	-	-	72	31	8	-	131	0.54
总计	21	43	89	42	18	12	245	1

上述三表的结果相差很大：表 2 的“竟然”疑问句用于语用否定（）反问的达百分之九十六，而且压倒性的都是对 X 合理性的否定（占百分之九十），即承认 X 为真，但认为 X 不合情理、不应该。表 3、4 的“反而、甚至”疑问句，用于语用否定的都未达百分之五十，有一半的句子都是真正的询问用法！而且在语用否定中，对 X 真值的否定也不少，和合理性否定大致相当，并可能超过后者。

我们认为，“竟然”类才是真正的“意外副词”（语气副词）；而“反而”并不是真正的“意外副词”，而是“反预期副词”，它仍有相当强的实在语义内容，是“语气+词汇意义”的评注副词，介于实义副词与语气副词之间，并未完全语气化；至于“甚至”则分为两个义项，“甚至1”是真正的“意外副词”，“甚至2”则是“反预期副词”，而且它的实义比“反而”还强，主要是一个程度递进的标记，语气化相当弱。

1) “竟然”是更为纯粹的意外标记，如下例句都是反问句：

(23) 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陆步轩《屠夫看世界》）——没有工人不知道，真值性否定

(24) 为什么上帝竟然要允许这种事发生？（《心灵鸡汤》）——已经发生，合理性否定

(25) 什么？二嫂竟然骂我？我什么时候开罪过她，她要骂我？（岑凯伦《合家欢》）——不应该骂，合理性否定

“竟然”疑问句没有产生语用否定意义的情况，在我们的语料中只发现了一种，此时“竟然”句主要是用于询问原因，如下：

(26) 老刘一个人在屋里睡觉，醒来时为什么屁股上竟然出现了深深的牙印？答案：他压在自己的假牙上了。（《脑筋急转弯》）

(27) 不容忽视的“倒挂”现象，包含着这样一个问号：为何年轻人的思想竟然不如老人开明呢？（《1994 年报刊精选》）

“竟然”是在问原因的 wh 词“为什么”等的内层，所以“竟然”只作用于内部的 X，一个人对事情 X 感到意外；但并不作用于外部的 wh 词，“为什么”的功能是询问一件令人吃惊的事的原因。

问原因+[竟然+[X]]

2) 为什么表示反预期意义的“反而、甚至”竟然大多没有发生语用迁移，没有产生语用否定意义？它怎么不能完全达到意外语气？

首先，不少“反而、甚至”句也是出现在问原因的 wh 词的内层，如下：

(28) 为什么李爷爷被歹徒抢走了十万元之后，不但不心疼，反而哈哈大笑？答案：因为那名歹徒是他上幼儿园的孙子扮的（《脑筋急转弯》）

(29) 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常常顾此失彼，甚至是本末倒置呢？是由于心的背叛的不可琢磨和不可界定性，于是，人们只好只看表面……（《中国式离婚》）

(30) 举世既已知之矣（参看下条），梁氏两文为何不予著录，甚至连提都未提到？我以为是原因很简单：……（《读书》vol-074）

但是这种情况在“竟然”句仅是偶一见之，在“反而、甚至”句中却是大量地存在。

吕叔湘主编（2003）《八百词》（增订本：199）说，“反 2、反倒、反而”“表示跟前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之外，在句中起转折作用。”可见“反而”的主要功能是表示转折意义，在反预期范畴中，后文意义与前文的预期相反，也是典型的反预期功能，如例（28）“李爷爷被歹徒抢走了十万元”，按常理应感到愤怒、痛苦才对，但结果却是“哈哈大笑”。转折意义实际上是一个语篇功能，所以它并不表示说话者的意外，只不过是把前后语义的矛盾凸显出来而已，故不那么容易引发语用迁移。

吕叔湘主编（2003）《八百词》（增订本：486）说，“甚至”有两个用法，一是副词，一是连词。作副词时“强调突出的事例。后面常用‘都、也’配合。”此时“甚至”是表示“极性”意义的副词，即 X 这件事是一个极端的事例，极不应该发生，但它的确发生了！所有极端意义几乎都是令人意外的，因此往往导致强烈的意外语气。

但“甚至”还有另一个用法——吕称为“连词”，也许称为“连接副词”更合适——“1. 放在并列的名词、形容词、动词、介词短语、小句的最后一项之前，突出这一项。”“2. ‘甚至’用在第二小句，前一小句用‘不但…’。”此时，“甚至”仅仅是表示这最后的一项，是

一个梯级上相当极端的一项，它的语篇功能（表示梯级等级递进）占了主要的地位，语气功能就因此不突显了。

如例（29）先说“人们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常常顾此失彼”，再说“他们本末倒置”，“甚至”仅表达了递进意义，全句是递进复句的一种。这样也就不那么容易引发语用迁移了。

正因为“反而、甚至”的语篇功能，它们可用于更多的淡化语气功能的情况下，如可较自由地与正反问（中性询问）形式共现：

（31）经络现象会不会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发明者的故乡反而落到后面呢？（《1994 年报刊精选》）

（32）只是水静流深，若汲汲于鼻子底下的功利，会不会反而对自己的名山事业构成损害？（《作家文摘》）——汲汲于功利会反而构成损害，真值否定

（33）他会不会负了伤，甚至已经阵亡？（《读者（合订本）》）

（34）人的身高会不会达到三米甚至四米呢？不会的，专家们对此十分有把握。（《读者（合订本）》）

当然，“反而、甚至”与“竟然”的差异是语气化程度上的差异，因为“竟然”也有这样的用法，如下例所示，只不过是十分罕见而已：

（35）她的理想会不会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天才》）

另外，表递进的“甚至2”语义上更为实在，所以它还有用于选择问的情况：

（36）是满足于一年几千台，小打小闹，还是把规模搞大，年产量达到几万台，甚至更多？（《1994 年报刊精选》）——选择后件

（37）是热爱社会，还是漠视甚至敌视社会？（《人民日报》1996 年）

附 注

①本文所用成都话语料如下：桑格格《小时候》（简称《小》）；马宁《幸福的耙耳朵》（简称《幸》）；尤金 2009《有个烂眼名叫三娃》（简称《有》）；腮边打网《上半身天使，下半身恶魔》（简称《上》）；成都小李老师《声色成都》（简称《声》）。全部共约 49 万字。

②另外，成都话“等于（说）”还有少数进一步虚化为话题标记的例子：等于说卧室，本来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弟娃儿_{弟弟}来了就两个人了。（网络语料）

参考文献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陈振宇、李双剑 2015 副词化——兼论复杂句构造策略，第三届汉语副词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

丁雪妮 2005 《意外义语气副词“幸亏”、“偏偏”、“竟然”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杜克华、陈振宇 2015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领悟”范畴及其功能，《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刘 慧 2010 《“意外态”语气副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吕叔湘主编 2003 《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苗浴光 2006 《“意外”态语气副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陶 寰、李佳樑 2009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界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修辞学习》第 3 期。

王 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 2 期。

张谊生 2000 评注性副词功能琐议，《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北京：商务印书馆。

Aikhenvald, 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ksu-koc, Ayhana A & Slobin, Dan I. 1986 A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videntials in Turkish. In: Chafe, Wallace; and Nichols, Johanna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 epistemology*.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 Chao, Yuairén 1947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M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cm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 Chappell, Hilary 2008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l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1.
- DeLancey, S.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J]. *Linguistic Typology* 1.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 John W. Du Bois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Matthews, S 1998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Cantonese: wo3, wo4, wo5!.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Mdochieva, Zarina 2007 Category of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Chechen,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s of Caucasus*, Max Planck Institute EVA Leipzig.